



HEBEIRENMINCHUBANSHE

贾平凹人生小品

史子勋
柳郁邨
编

JIAPINGWARENSHENGXIAOPIN



1267

172

891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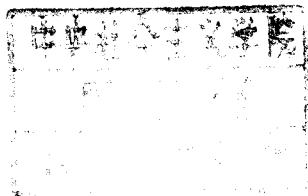
贾平凹人生小品

史子勋 柳郁邨 编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200407791



(冀)新登字 001 号

贾平凹人生小品

史子勋 柳郁邨 编

责任编辑: 李世琦 李良元

责任校对: 贺秀红

封面设计: 依 诺

出 版: 河北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(050061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地 址: 保定市省印路 19 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9 印张 220 千字
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 册 定价: 7.00 元

ISBN 7-202-01493-9/I·279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情感人生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(1) | 盼儿 |
| (4) | 月鉴 |
| (8) | 母亲 |
| (12) | 爱的踪迹 |
| (15) | 文竹 |
| (17) | 一棵小桃树 |
| (21) | 哭婶娘 |
| (26) | 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 |
| (29) | 祭父 |

澹泊人生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|
| (39) | 鸟窠 |
| (43) | 丑石 |
| (45) | 空谷箫人 |
| (49) | 自在篇 |
| (53) | 太阳路 |
| (55) | 五味巷 |

D/K26/E-2

- (60) 一位作家
(65) 山石、明月和美中的我
(67) 十字街菜市
(72) 酒

静虚人生

- (75) 夜籁
(80) 静
(82) 静虚村记
(86) 读山
(89) 当我路过这段石滩

禅味人生

- (92) 月迹
(95) 地平线
(96) 溪
(100) 高观潭
(101) 钓者
(106) 风筝
(111) 冬花
(115) 雨花台拣石记
(118) 落叶
(120) 访梅
(122) 弯榆杂感
(124) 大洼地一夜
(126) 冰风洞体验
(131) 黄宏地散文集序

文化人生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
| (133) | 品茶 |
| (137) | 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|
| (148) | 画家轶事 |
| (149) | 王木犊传 |
| (152) | 胡小毛演孙悟空 |
| (153) | 陋室 |
| (156) | 张之光画序 |
| (157) | 好读书 |
| (159) | 哭三毛 |

世象人生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|
| (163) | 冬景 |
| (167) | 小白菜 |
| (174) | 米脂婆姨记 |
| (177) | 小巷 |
| (178) | 秦腔 |
| (185) | 河南巷小识 |
| (192) | 关中论 |
| (198) | 弈人 |
| (201) | 闲人 |
| (206) | 人病 |
| (212) | 笑口常开 |
| (215) | 关于父子 |
| (219) | 名人 |
| (224) | 关于女人 |

游历人生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
| (230) | 柳湖 |
| (232) | 平凉崆峒山笔记 |
| (238) | 入川小记 |
| (243) | 干雨松 |
| (244) | 安西大漠风行 |
| (246) | 商州初录 |
| (253) | 商州又录 |
| (268) | 未名湖 |
| (269) | 守砚地 |
| (270) | 灵渠 |
| (272) | 平凹携妇人游石林 |
| (274) | 游西山 |
| (275) | 荒野地 |
| (277) | 游了一回龙门 |

情感人生

盼 儿

当军车徐徐开动的时候，我的爱人突然拉住我的手说：“你要走了，给他起个名吧。”“他是谁？”爱人瞪了我一眼，害羞的目光就落在凸起的肚皮上。哦，我笑了，说：“我不能给他过满月了，男吧，女吧，只盼望他快快长，就叫盼儿吧。”四年了，我没有见到我的盼儿，每当我在边防上站岗，看见西天上的第一颗星星亮了，我总想：那是盼儿的眼睛吧。四岁了，他该有一枪托高了吧，他还没叫过我一声爸爸呢！

这一天，我刚要去上岗，爱人又来了信，拆开一看，竟是一份儿童心身发育测验表。表上写着，盼儿很健康，身长38.4吋，

体重33.8磅，这么重哟，我一个手恐怕也拎不起来了哩！

再往下看，就是智力测验栏，上面写着：

你姓什么？

贾盼儿。

叫什么名字？

贾盼儿。

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？

妈妈上课。爸爸当解放军叔叔。

馍馍从哪里来的？

伙房里拿来的。

衣服从哪里来的？

商店里买的。

什么东西是甜的？

糖。

什么东西是酸的？

杏。

什么东西是苦的？

杏仁。

你喜欢玩什么？

抓雀儿看它的翅膀。

你长大了爱干什么？

当陈景润叔叔。

.....

我笑了，多么天真的孩子，多么可爱的孩子！幸福像雨露般滋润着他，伙房里有他吃的米饭、馍馍，商店里有他穿的海军衫，他吃着甜糖蜜果，他只知道世界上最苦的是杏仁，他的幼小的心灵，像一朵娇嫩的玫瑰花儿，只有花蝴蝶才敢动它！

做了孩子爸爸的我，被来信陶醉了。这时候却想起了我的爸

爸。我一岁时候，爸爸扛了枪抗美援朝去了，后来听妈妈给我说，他走的时候，摸着我的头说：孩子，爸爸走了，不打走美国侵略军，咱们的新中国就保不住！他走了，打了一年仗，最后就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了。爸爸要是活着，他一定眼红我的孩子，一定会高兴得笑了。可是，盼儿，他恐怕并不懂爷爷为什么会牺牲在朝鲜，又恐怕还会怨他的爸爸为什么一走四年，竟不回去看他呢！

我继续往下看，最后一栏是“个性习惯”，是阿姨填的：

“个性倔强，但很讲道理。好奇心大，颇爱说话，又爱整齐、漂亮，玩起来有创造性。遇到困难，会沉默，不吭气，感情得很，最爱笑。”

啊，孩子的生活是多么有趣！他像我，我小的时候，端着木头枪，整天在大土堆上冲呀杀呀，有一次跌下来，摔破了膝盖，就用手帕包住，谁也不告诉。盼儿或许并不在土堆上玩了，他玩的是小汽车、小飞机一类的东西吧。瞧，他不是回答测验题说最喜欢玩的是“抓雀儿看它的翅膀”吗？雀儿为什么长翅膀，那翅膀为什么一展就飞上了天，盼儿一定想得很多，想让他的小飞机小汽车都长出这种翅膀来吧？长大了，“当陈景润叔叔”，小小的心灵里，就长出了多么美妙的翅膀！

孩子，你是可以当陈景润叔叔的，一定可以当的。

我向哨位上走去。长长的边防线上，夜幕已经扯下来，一切都是那么安静。天边的第一颗星星又亮了，它分明是盼儿的眼睛，在天边眨动，又在我的刺刀上跳跃。我把枪握得更紧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北边；北边，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，它像一只大黑熊，随时都想扑过来！盼儿，请相信爸爸，爸爸的刺刀，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山尖，蚂蚁也别想爬过来！

我把信揣在怀里，紧紧贴着心，对着那星星，对着孩子的眼睛说：盼儿，我的孩子，有爸爸在这儿，你们幸福地长吧，世界上最苦的并不是杏仁，但是，你们的生活一定要像糖一样地甜。

爷爷保卫了新中国，使我们有了今天；今天，爸爸给你们站岗，你们都去当陈景润，让心灵长出五彩翅膀，让祖国长出四个现代化的翅膀吧！

1978年8月26日夜

月 鉴

近些月来，我的脾气越发坏了，回到家里，常常阴沉着脸，要不就对妻无名状地发火。妻先是忍耐，末了终觉委屈，便和我闹起来，骂我有了异心。这般吵闹一场，我就不免一番后悔，但却总又不能改掉。今天夜里，我们又闹开了，结果妻照样歪在一旁抹泪，我只有大声喘着粗气，吸那卷烟，慢慢便觉得无地可容，拉开门，悄悄往村前的草坝子里去了。

“你就不是个人！”妻撵在门口，恨恨地还在骂我。

我没有还口，只是独独地走去，觉得妻骂得是对的：我怎么总要在她面前发脾气呢？她性情极温顺，我是太不知轻重的了。结婚三年来，我的蜜月期的温存哪儿去了？明明知道是自己无理，却还这样行为，弄到如此模样，活该我不是一个人了呢！

巷道是窄窄的，有几声狗咬，顺石板一块一块走去，又弯弯曲曲挪过田间小埂，草坝子就在眼前了。草很高，全是野苇眉子，冬天的寒冷，使它们已经失去了生命，却并没有倒伏，坚硬得有灌木般的性质了。月亮正要出来，就在草坝的那边，一个偌大的半圆，那是半团均匀的嫩黄，嫩得似乎能掐出水来，洁净净的，没一点儿晕辉；草坝子上却浮起了一层黄亮，竟使人疑心：这月亮

从黄草里生出来，才染得这般颜色了。

我定定地看着月亮，竭力想把那烦恼忘却，月亮却倏忽间是玫瑰色的粉红了，似乎要努力从草丛中跃起，却是那么的艰难，草丛在牵制着，已经拉成一个锥圆形状；终在我眨眼的功夫，一下子跳出一尺高来。草坝子上，现在是一层淡淡的使人伤感的桔红，而且那淡还在继续，最后淡得没了色彩，月亮全然一个透明的净片，荇草也像柔水一样的平和温柔了。

海上的日出，我是见过的，大河的落日，我也是见过的，但是，那场面全没有这草坝上的月升优美。我竟有了惊异：漠漠的天空有了这月亮，天空这般充实，草坝有了这月的光辉，草坝显得十分丰满；我后悔今日才深深懂得了这夜，这夜里的月亮了哩。

我闭上眼睛，慢慢地闭上了，感受那月光爬过我的头发，爬过我的睫毛，月脚儿轻盈，使我气儿也不敢出的，身骨儿一时酥酥的痒……睁开眼来，我便全然迷迷离离了：在我的身上，有什么斑斑驳驳地动，在我的脚下，也有了袅袅娜娜的东西了。回过头来，身后原来是柳、草，荫影匝匝铺了一地，层次那样分明，浓淡那样清楚……不知什么时候，有了风，草面在大幅度的波动，满世界价潮起泠泠声，音韵长极了，也远极了，夜色愈加神秘，我差不多要化鹤而登仙去了呢。

脚步儿牵着我往草坝中走去了，像喝醉了酒，薰薰的，终于支持不住，软坐在那草丛里。月亮照着我，波动的草一会儿埋住我的头，一会儿又露出我的脸。那蒿草原来并不是水似地平和，茫茫的却是无数的弧形的线条呢。线条先是一条一条的，愈远愈深密，当那波动到来的时候，那是一道道细微的银坎儿，极快地从远处推来，眨眼间埋没了我的头顶。蓦地，一只夜鸟在响亮的叫着，从天边斜着翅膀飞来，一个黑影儿掠过我的脸面，它还在叫着，飞着，似乎在欣赏和追逐自己那草波上的倩影呢，接着就

对着月亮又是一叫，飞得无踪无迹了。

这鸟儿一定在感谢月亮，使它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吗？

我侧起头来，突然想道：在这夜里，有了月亮，世界上的万物便显出了存在，如果没有了这轮月亮，那会是多么可怕的黑暗啊！

月亮该是天地间的一面镜子了呢。

一个人影突然在我前边不远处出现，样子斜斜的，那么单薄，也正仰头看着月亮，而且有了一声长长的喟叹。这是谁呢？世上难道还有和我一样烦恼的人到这里来吗？那纤小身腰的线条，那高高隆起的发髻，我立即惊慌不已了：她不就是我妻子吗？

可怜的妻，她竟也到这里来了！天呀，如今看来，我真不配作人了，我害得她夜里不得安宁？！唉，一切苦闷应该归我，为什么要牵连她呢？她应该是幸福的，应该是快乐的，可她却也来了呢？！

我向她走去。我们在草坝深处相遇了。

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我说。

“我来清静。”她淡淡的说。

“……都是我不好，惹你生气了。”

“你好！我生你什么气了？”

“我向你求饶，以后再不这样了……”

“这话你讲过多少次了？”

“你还不饶恕我吗？”

妻却呜呜地哭了。

“你在外边，又说又笑，回到家来，就没个笑脸儿……”

“我哪有那么多笑脸？”

“你总是发脾气，拿着我出气……”

妻委屈得说不下去，捂了脸，从草丛里斜斜地走了。她走了，把我留给夜里，把我的影子留给了我。风已经住了，潜伏在

蒿草根下去了，消失在坝子外的沙滩上去了。月亮还在照着，照得霜潮起来，在草叶上，茎杆上，先是一点一点的闪亮，再就凝结成一层，冷冷的，泛着灰白的光。

无穷无尽的悲凉陡然袭上我的心头了。唉，我该怎么恨我的脾气呢，恨我的阴脸呢，我担心我会永远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，妻会离弃了我，我在不可自拔的境况下堕落下去，死亡下去了呢。

我检点起我自己了：是我对妻有了贰心了吗？没有的，一丝一毫也不曾有的，我对妻是忠忠的，是爱爱的，世上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专诚的了。

我不觉又该怨起妻了呢，她是不理解我的啊：我在外，老是有看不惯的事，但我不能去正义，只是憋着，还得笑笑的，回到家里，在亲人面前，我还再这么憋着气吗？还再这么笑吗？

我记起一位哲人的话了：夫妻是互相的镜子。是的，妻确实是我的镜子了，在这面镜子里，我虽然近乎于残忍，但我的人的本性才表现了出来；离开了妻，我才不是了，是弯曲的人，是人的躯壳啊！

月亮还在草坝上照着，霜越潮越重了，那草的茎上，叶上，沉重得垂下去了，光亮却异样的晶莹，幽幽地，荡起一股凉森。我觉得衣衫有些单薄，踉踉地要往回走了。

走出了草丛，又站在了那株柳下，看斑斑驳驳的树影印在地上，不用晃动，每一条枝，每一片叶，都看得清晰。我想，画家画树，枝条交错，叶片翻动，那么生动，那么气韵，一定是照着这影子画就的了；亏得月的镜子，把一切纷纷乱乱都理得多么明白！

啊，妻就是我的镜子吗？妻就是我的月亮吗？

我大口地呼吸着，将草坝的气息蓄满了心胸，张开了双臂，似乎要拥抱这轮中天月了。我深深地祝福这天地之间有了这明白

的月亮，我祝福在我的生活里有了这亲爱的妻子！

我很快地向家里走去了，我要立即见到我的妻，检讨我的粗鲁，但我要向她大声地说：

“我还是人呢，我发现我还是人呢，我要做人，我要永远做人，在妻前，在月下，在任何地方，都要做为一个人而活下去！”

母 亲

浅儿是我的女儿，四个月了，才刚刚会笑，没有音儿的，在嘴唇上迅速一闪的微笑。

这笑，第一个就被发现了；是我的妻子，浅儿那美丽而善良的母亲，那是树发芽，春正浅的日子，我们到姨家去，在车站上候车，孩子就在她的手掌上旋转，一口一亲，一亲一呼，万般作态地逗着，全然不理睬旁边的人了。突然，就对我叫道：“快，快来哟！”我跑过去，孩子躺在怀里，均匀地呼吸，阳光下，看见了那脸上茸茸的毛儿，豆芽菜般儿地嫩。她说刚才笑了；就再去逗，却终未再逗得出来。她便很是替我遗憾了，说那笑得好，金色的，甜丝丝的，使人心惊慌地酥酥颤……；“孩子是认得我了，是专给她母亲笑的哩！”周围的人都听得有趣，吃吃地笑。她好象获得了奖赏，越发兴致了，说那笑是极象玫瑰花儿在绽哩。

她真是有些傻了，全然不是以前的样儿了。那个时候，她是该活泼的妙龄，那高高隆起的胸脯里，是该蓄饱了青春的呼吸，但她却十分地腴腆，没有事了，是不大出门的，一整天可以静静地坐在家里做事。现在，她不甘寂寞了，喜欢种花，喜欢读诗，喜欢到充满阳光的田野去；一有人的地方，必然就有她抱了孩子

在那里了。她个儿不高，长得娇嫩，谁也想不到是养孩子的时候。“谁的宝贝？”人问。“我的呀！”她说；脸不青不红，问的人倒不好意思了。她就大笑，显得很骄傲，似乎这个世界上，她是最富有的，有奇功可居的人。

而且，我发现她慢慢有一种虚荣心了，极喜欢恭维。谁要说句：这妞儿长的疼哟！脸子白呀！鼻子俏呀！她就对谁十二分地好；一路跑回来，要一次又一次给我复述这些赞美词。末了，激情还是发泄不了，就抱了孩子在院子里跳着跑，快活得象一头麝，为自己的香气而发狂了哩！

我是个呆人，只是偶尔弄点文学，她却是剧团里的名演员了，那头发里，袖领里，时常飘出一种淡淡的指甲花味儿的甜香。记得结婚前去一个朋友家，那人生了孩子，才过了周岁，她在那房里只呆了五分钟，不喝她家的水，连炕沿儿也不肯坐，出来对我说：“一股尿臊味儿！”如今说起这事，她就笑了，骂自己一声“幼稚”。我便看见她常常用手去拧孩子尿布，拉下屎了，还要凑近去看那颜色，说是孩子受冷了，受热了。有时正抱着，孩子突然尿下了，我叫了起来，她忙分开孩子的腿，问：“浅儿裤子湿了？”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全尿在你裤子了！”她就说：“不要惊动，让尿吧，一惊动就会不尿了哩！”她那裤子上常常就看见有尿的白印儿。但是，孩子的裤上，是不允许有一点湿的，因此，我总免不了被惩罚似地夜夜在火炉上烘那湿裤子的。

一天夜里，风雨很大，哗哗，打得门外的那棵棕树整夜整夜地响，我在炕上睡不着，坐起来构思一篇文章，终也思绪不收。她却没有醒，伸着胳膊，让孩子枕了，那整个身子就微微蜷着，孩子就正好在她的怀抱了。咝儿，咝儿，睡得安闲，似乎那风声雨声，在棕树叶上变成了悦耳的旋律，那睫毛扑落下来，是一副完全浸融的神态。突然，孩子动起来，只那么哭出一声，她猛地睁开了眼，立即就醒了，伸手将孩子抱起来。我奇怪了，在她那

身体的什么地方，有一根孩子的神经吗？孩子醒来了，半夜里是常常不再去睡的，她就搂着哄，说好多好多的话：“乖乖，不要哭，听妈妈话啊！”“瞧爸爸，爸爸又在想文章了，你问他，又在编什么离奇的故事了？”我笑她“对牛弹琴”，她说：“你听你听，孩子完全是听得懂的。”我终没有听出什么来，浅儿只是傻乎乎地“啊儿”“啊儿”地叫着。

慢慢地，我嫉妒起我的小浅儿了。这孩子没有出生前，我是她的魂儿，一下班回来，她就让我陪着她说话，给我撒娇，一颗糖儿也要我吃一半她才肯吃的。现在的重点，彻底是转移了，孩子成了她的心儿，肝儿。可以说，我之所以对孩子好，是为了讨得她的喜欢，而她待我好，也只是我好待了这孩子。我从京城托人买给她了高级毛线，是让她打些时髦的上衣和头巾的，她却全给孩子打了衣，裤，帽，袜。孩子穿不过来，她一有空就翻出来看看，象我翻素材札记一样入味儿。

她开始有了个坏毛病，黎明时分，就睡不着了，独独爬起来，一眼一眼瞧着睡着的孩子看，看着就悄悄地笑，然后对我说：孩子的眉毛是她的，但比她的淡，淡的好；孩子的鼻子是我的，但比我的直，直的好。她总是孩子孩子的，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主弦，只要碰它一下，立即就全七音齐发了哩。这个时候，我常常就在心中叫道：那我呢？那我呢？真不知道我在她的心上，还有多少位置呢？

有一次，我到外地去出差了，我给家里写了信，偏不提孩子事，她回信了，说：“你为什么不问问孩子呢？你走了，你一定觉得是清静了，可我，还是每夜每夜哄着浅儿睡，她还和我拉话儿哩（当然你是听懂的）。你要爱浅儿，咱们在产床上就定了的，只要这一个，你要不爱，那会伤我心的。你瞧，孩子多么漂亮，那眼睛多亮啊！……或许，你是在心上爱她，爱得比我还深，但是，你要表现哩，傻瓜！”